



有“封神”，有“聊斋” 我们为啥拍不好东方魔幻片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架空的东方魔幻没观众

《阿修罗》不是第一部票房惨败，引发争议的东方魔幻题材片。最近几年，魔幻题材电影在汉语大片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，失败的例子也非常多，除了投资7.5亿的《阿修罗》，还有投资1.5亿美元票房不到10亿的《长城》，口碑争议多的《爵迹》，明星阵容强但未实现盈利的《钟馗伏魔》《鲛珠传》《降魔传》和《悟空传》，投资巨大被称烂片的《封神传奇》，以及口碑崩塌的《捉妖记2》和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。

梳理近年的魔幻大片，可以发现上述大部分失败者的魔幻故事大多是架空创作的，比如《悟空传》虽然讲述的是“悟空”的故事，但素材并不来自于《西游记》。

电影学者李超介绍，虽然我们不缺东方神话资源和东方灵仙鬼怪资源，但今天的观众

投资7.5亿，上映三天票房不足5000万，东方魔幻大片《阿修罗》近期惨淡撤档，引发业界对东方魔幻题材电影的热议，中国文化中有《封神演义》《聊斋志异》《西游记》这样的纯东方魔幻文本，为什么华语魔幻题材电影却毁誉参半？

其实并不真正熟悉，尤其是年轻人几乎完全隔膜，“我们经过一个文化断层期，之后的文化人几乎丧失了这个文化记忆。最终反馈到普通观众层面是对大部分东方神话仙怪灵鬼记忆的断层。与此同时，西方魔幻故事却在近几十年乘虚而入，填补了对未知世界想象的匮乏。”

李超说，我们只对少数东方魔幻比如“西游”真正熟悉，不仅造成了观众对真正的东方魔幻比较陌生，具有真正东方

魔幻文化基础的创作者也稀缺，“在这种情况下，不中不西四不像的架空东方魔幻才多起来，观众不买账。”

成功者竟是因为爱情

华语魔幻题材电影当然有成功者，诸如《画皮》系列以及《西游记之大闹天宫》《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》《西游降魔篇》《西游伏妖篇》《捉妖记》等，这些影片大多票房过10亿，部分影片还创造了当年的高票房纪录。仅从题材上说，从耳熟能详的IP中脱胎而来的魔幻题材更能成功，比如脱胎于《聊斋志异》的《画皮》系列，脱胎于经典小说《西游记》的多部西游题材电影。

记者梳理发现，少数成功的魔幻题材电影，其实只是打着魔幻的旗号，比如《捉妖记》，其实是一部儿童都可以看的合家欢电影。李超介绍，除了《捉妖记》，其他以东方魔幻题材为名的电影之所以成功，竟是“因为爱情”，“比如《画皮》系列，影

片最为核心的元素并不是魔幻，而是爱情，这是成功的爱情片，而不是魔幻片。”

“因为爱情”而成功的所谓东方魔幻题材电影，有多部是基于“聊斋”故事的港片，比如《倩女幽魂》系列，影片核心的元素里爱情是胜过魔幻的。比如基于民间传说《白蛇传》的徐克的电影《青蛇》，影片与传统讲述方式不同，是从青蛇的角度探讨青蛇、白蛇、许仙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，对人间是否有情及情为何物提出质疑，本质上是一部爱情片。

魔幻要嫁接现代科学

徐克执导的狄仁杰系列电影，被认为是近几年华语魔幻题材电影里的另类和成功者，该系列已经上映了两部，票房和口碑都不错，第三部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将于本周上映，有人评价该片是“一部可以走向世界的大片”。网传这个系列要拍23部，按照徐克的说法是要

打造“狄仁杰电影宇宙”。

李超表示，“狄仁杰系列”有东方魔幻的元素，但具有世界性，“这个系列的原著是高罗佩的小说《狄仁杰：大唐狄公案》。高罗佩这个人很有意思，是个出生于1910年的荷兰外交官，还是一个汉学家和小说家，他用西方人的逻辑，重新梳理了狄公的世界。”李超认为，“狄仁杰系列”能够持续成功拍下去的基础，在于他与其他东方魔幻题材主人公有一个不同之处，即狄仁杰是相信科学的，“狄仁杰相信科学这一基础，与东方魔幻故事相结合，使东方魔幻与科学世界观实现了对接，这让现代人更易接受，也让东方魔幻获得了新的生命力。”

李超说，“狄仁杰系列”的成功对东方魔幻题材是有启示的，“比如《封神榜》，要以魔幻题材的形式为现代观众认可，其世界观就需要更新，作品中强调的‘因果律’，需要与现代科学实现嫁接，这或许是东方魔幻的出路之一。”

旧书出版玩新花样，白岩松： 最糟的生活是，有“朋友圈”却没朋友

近日，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把自己的《痛并快乐着》《你幸福了吗》《白说》等图书增扩了音视频、章节后，以全媒体“立体书”的形式出版。24日，白岩松在线接受了记者采访，畅谈了未来图书出版的新趋势以及为何在记者、新闻主持人辞职潮中坚守新闻的缘由。白岩松说，他一直以志愿者的心态来做新闻，自己适合做新闻，所以不会离开这个岗位。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抢鲜尝试“立体书”

白岩松说，今年图书一直在涨价，但是他18年前写的《痛并快乐着》却一直畅销，为了不让读者吃亏，他琢磨了很长时间如何让书增值。“18年过去，现在已有很多变化，可以通过多媒体立体书传达给受众，这既是与时光的互动，更是跟读者的互动。”全新上市的《痛并快乐着》《你幸福了吗》《白说》都各自扩容了几百分钟音视频和几万字的章节，让原本“落后”于时代的出版物，有新的生命力和活力。

“将来的图书什么样？我觉得未来的图书出版肯定是立体的。虽然我是纸质书爱好者，但从这套书开始与互联网发生了很大关系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”白岩松说，未来的书，文字要做到最极致的减法，而作者可以通过多媒体跟读者进行更



多交流。“再比如，出一本《道德经》就不仅是《道德经》，可以附上陈鼓应、王蒙等人的各种多媒体解读。”白岩松认为，图书出版会快速转型升级，如果出版人不迅速转变观念的话，可能就跟不上读者的期待了。

不开微博是生活方式

这些年，白岩松常被问，不少主持人离开媒体做投资人、学者，他为何没有离职？作为媒体人为何这么多年不开微博、微信？

对坚守新闻岗位的问题，白岩松开玩笑说：“呆在这个岗位，是因为工资低、风险大，我很累，别人会觉得我有病。”玩笑过后，他严肃认真地告诉记者，任何人的选择都有自己的道理，他自己的选择也有道理。“我是学新闻的，我一直觉得我很适合干新闻，新闻还存在，那就继续做！这个时代不缺变化，偶尔有点儿不变挺好的。因为职业、岗位的不变，我才可以应对很多变化的东西。人不能什

么都跟，真的跟不过来了。”

这些年来没有离开新闻主播、评论员的岗位，也是白岩松的坚持：“我一直说，我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心态在做新闻节目。这句话没有任何褒贬色彩，必须要有一颗志愿的心。从2000年到现在，我一直做与志愿者有关的工作，我的确拥有这颗志愿的心。”

白岩松没有微博等自媒体发声平台，他曾鼓励大家放下手机，多阅读多思考，而现在他运用互联网开始多媒体出版。针对这个问题，白岩松说，好多人觉得一个人不开微博，不上微信，就是拒绝新时代核心技术，自己是传媒人，怎么可能拒绝时代和科技。“中国最早采访张朝阳、王志东等人并在电视上报道的，是我。我当然很好奇时代与技术的变化，但是这种好奇跟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跟开不开微博、微信是两回事。”

白岩松说，要开了微信，自己现在该有了无数的群和朋友圈。“我觉得现在最糟糕的生活

方式就是，你在无数个朋友圈里，却没有一个朋友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算了。”

自媒体也要有规律规矩

谈及当下流行的新媒体阅读、浅阅读，白岩松表示，这不是哪个媒体的寿命问题，而是一个目光短浅的问题，是格局问题。“如果你天天只想看短的，怎么指望写长篇的人能活得好？天天都吃快餐，饭店就陆续倒闭了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，一定还会回来，如果新闻最后都是快餐了，慢慢地每个人都是最大的受害者。”白岩松说，他觉得吃饱了、喝足了，中国人不仅会开始跑步，而且会让自己的思想有长远的、更大的格局。谈及自媒体，白岩松的话匣子打开了，他说，“媒体是有规律的，有规矩的，没有真实的、客观的和持续的内容，很少有自媒体能够长期去做媒体的事情，刚开始一腔热血和良心进来了，但是之后可能就慢慢变成电商了。”